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8/IV.1994
28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格奥尔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95)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此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埃及、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纳代表萨姆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雷布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古巴、蒙古和多哥三国代表的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按照惯例，并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三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邀请古巴、蒙古和多哥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和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欢迎并祝贺你新任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同时又担任安全理事会这个庄严机构本月份的主席。

主席先生，我愿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默里大使，在主持安理会二月份会议时很优异的表现。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因为罗马尼亚部分国土最近不幸遭受地震灾害，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慰问。我谨要求我们的同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衷心的慰问。

印度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麦德阁下去世，我们感到哀痛。法赫鲁丁·阿里·艾哈麦德总统尽忠职守的杰出表现不但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他所领导的崇高伟大的国家的光荣。人们将会长久地怀念着他。我要请我们的同事—印度常

驻代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转达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哀悼之忱。

几天前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不幸去世，我们也感到哀痛。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成员，我们逐渐体认到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在非洲取得的进展。 我们相信刚果人民共和国人民虽然失去了伟大领袖，却一定会坚强地节哀忍痛。

十七年前，一群徒手的非洲人因在沙佩维尔示威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于他们的不人道待遇而遭到残忍屠杀。 自从那时以来，南非的非洲人民加强了他们反对种族隔离的不人道政策的斗争。 联合国通过了好几个决议，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尊重《联合国宪章》上所规定的人类原则及其国际义务。 但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不但不遵守这些决议，反而一直公然反抗国际大家庭，并且加强对南非土著人民的种族主义压迫。 安全理事会第392(1976)号决议强烈谴责的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的索韦托大屠杀表明了那个种族主义政权企图继续其种族隔离的邪恶政策。

在纳米比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 这种非法占领使联合国无法履行其对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 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在纳米比亚领土建立军事设施，作为它一再对邻国进行侵略的跳板。 关于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在第387(1976)号和第393(1976)号决议中，曾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去年公然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

无疑地，南非局势极端严重，并已达到足以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阶段。 同样无疑的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机构的性质是这种紧张局势的根源。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执行着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不人道政策，并决心继续执行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政策。 宪章的这些原则表示人类对人权和对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或宗教而有任何分别的个人尊严与价值的希望和信仰。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至整个国际大家庭都摒斥并谴责种族隔离政策，认为它是违反人类尊严的一种罪行，是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维护对非洲人民的统治，为了蒙蔽世界舆论，采取了所谓的非洲人本土或班图斯坦的政策。建立这些所谓的班图斯坦，是为了将非洲人划分为部落“实体”，而且把这些部落“实体”这样安排，使它们成为完全依赖并且受制于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小型附庸国家。如此，这些所谓本土的经济主要将是满足这个种族主义少数的目的和野心。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企图利用班图斯坦政策达成许多目标，列举如下：

第一，它企图混淆视听，使国际大家庭误信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试图给予这些所谓的本土独立和自决的权利。但是国际大家庭并没有受到蒙蔽，它坚决反对要这种花招。事实上，大会在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 6A 号决议中作出宣言，呼吁不承认所谓的特兰斯凯，这宣言已经粉碎了这个政策。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在大会宣言之前，在毛里求斯举行的第十三届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和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都曾呼吁不承认这个虚伪的实体。

第二，它企图在部落制的基础上分化南非的土著居民，将它们说成是分属于不同的、互不相关的部族，而不同任何国家或民族发生关系。这样一来，白人种族主义少数在个别地和不同的非洲部落比较时显然成了最大的一个单独集团。事实上，沃斯特政权的新闻部长康尼·马尔德先生就曾毫不讳言地道出这种企图。他说，“南非的白人不是少数而是多数，因为四百万白人超过了任一部落的人数。”

第三，南非政权企图继续对这些所谓本土的居民进行经济剥削。这些非洲人民被迫在工、农、矿各行业为白人区的经济利益工作，工资之微薄使多数人都在贫穷线以下生活。更有甚者，这些所谓的本土分配到的都是干旱而贫瘠的区域，明

明白白就是要使这些区域的居民完全倚赖在南非白人的矿场和工厂里的工作。

说到这儿，正好引用沃斯特先生的话。他于一九六八年在议会里说：

“是的，是有黑人替我们工作。他们还会世世代代为我们工作……事实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替我们工作……我们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给他们这些政治权利，现在不能给，将来也不能给。”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推行的旨在掠夺和压迫南非土著居民的所谓本土政策是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石。那个政策就象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样，在南非内外受到广泛的批评和强烈的反对。

在南非境内已有多次示威和暴动发生。南非各界居民，包括学生、工人、体育团体成员、和许多其他人们都参加了这些示威和暴动。这些暴动和示威先在索韦托开始，然后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发生，遍及全国，我们只能将它们看成是南非居民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明白表征，因而也是他们反对所谓的本土政策的明白表征。这些暴动和示威以及南非所面临的混乱状态都是由于非洲人民多年以来受尽的压迫和掠夺和直到今天仍旧受的压迫和掠夺所产生的可以预见的必然结果。南非少数政权用暴力来对付这些示威，错误地以为这样就可以镇压并且控制住索韦托和其他地方的非洲人民。但是示威不但继续下去，而且传播到南非各地，毫无疑义地显示出南非人民决心坚持继续进行他们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

甚至连非洲部落的酋长和所谓本土的领袖都反对所谓的本土政策。在这一点上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现存的八个所谓本土的领袖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中举行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给予这些所谓本土自治的建议遭到拒绝。这些领袖要求在南非这个单一国家的范围内同白人少数居民享有平等权利。德兰士瓦的加松库卢酋长明白表达了这项要求，他说，如果非洲土著人民同意所谓的班图斯坦的阴谋，

他们就会丧失对南非财富的权利，他们就必须放弃他们对自己协助建立起来的经济所应享的权利。布西莱齐首长在同次会议上宣布说，“南非是一个国家。南非只有一种命运。那些企图分割我们出生之地的人就等于是企图抗拒历史潮流”。

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和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以后，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同盟。自从那时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遗余力，加强它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关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131/22/Add. 2）中对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关系有详细的描述。该报告明白指出，在南非总理去年四月访问了占据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以后，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间迅速发展的关系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提到了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间的合作。它说：

“南非长期以来从以色列购买武器，而向它供应钻石和其他原料，并和以色列分享铁路、煤气能源的发展和武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知识。”

同一报纸接着说：

“以色列《晚报》于去年十二月九日报导说，以色列航空工业的子公司，以色列陶利兰电子公司同一个南非集团合伙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罗萨林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电力’的工厂。”

大会在其一九七六年的第31/6E号决议中强烈谴责了这种合作关系。我也要引述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一届非—阿最高级会议宣言中的一段话：

“非—阿最高级会议决定，只要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的政权坚持奉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侵略的政策，就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以

及其他一切国际机构内作出更大的努力，谋求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着重在国际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这些政权。为此，最高级会议认为必须在政治、外交、文化、体育和经济方面继续对这些政权实行全面抵制，特别是要对它们实行石油禁运。”（S/12298，附件，第8段）

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如果不是从同样的几个工业国家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就无法公然违抗联合国决议和世界舆论。极其荒谬的是，这些大国口口声声反对种族隔离，却正在加强对沃斯特及其种族主义政权的援助。他们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为他辩护，阻止就采取有效措施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问题作出任何国际性决定。

必须提醒这些国家和其他继续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扩展它们同种族主义实体的经济关系的国家认识它们对世界大家庭负有责任。这些援助并教唆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是在援助非洲的敌人，必须知道他们得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必须在非洲和非洲的敌人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必须提醒这些国家知道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的非洲人永远不会原谅这些不负责任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行径。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沃斯特访问记。问到他是否仍然相信在南非境内建立黑人“本土”的政策可以解决该国的种族歧视时，沃斯特说：

“我绝对相信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任何其他办法都会导致混乱。”

沃斯特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黑人在南非本地不可能享有选举权？他说：

“我可以给他们一切机会参加地方政府……参加娱乐和社会活动；但是他们要想在白人区取得政治权利——办不到。”

2/24.1994

9

当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坚持其罪恶的种族主义政策，是因为它从它的西方工业大国伙伴那里得到了帮助、鼓励和保护。

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而没有平等的基础就无法得到正义。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和平根本就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与征服。

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奋斗的人们是永远不会俯首被征服的。为了保障南部非洲的和平，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人民必须获得独立和自决的正义。

安全理事会在这个紧要阶段有必要负起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特别应该：第一：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民采取大规模的暴力和镇压行为，要求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停止实行并废除班图斯坦政策、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并努力达成建立在正义和平等基础上的多数统治；第二，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措施，终止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决议的违抗，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第三，要求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销售与运送一切种类的武器，并要求还没有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一切关系的国家立即这样做；第四，支持并协助南部非洲人民和他们真正的解放运动为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而奋斗。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向你保证，我国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并协助南部非洲人民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为自由和独立自主而奋斗。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加纳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姆先生（加纳）：南非的问题那么经久还是解决不了，它所包含的因素对南部非洲和平的威胁，进一步对非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威胁又具有那么大的挑衅性，所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且不论其他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日益更加急于考虑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无待辩解的。加纳代表团要求参加安理会的辩论，是希望它的看法能对问题的最后解决有所帮助。

主席先生，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同意听取我们的看法，我要向你们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谢忱。在你的主席任内能在联合国这个最著名的机构发言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经验。我们加纳代表团已经仔细研究了你就任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来所发表的言论，并且我们所得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你满怀诚心献身于恢复个人人权的斗争，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同一位这样杰出的人一道工作，深感荣幸。我们心中决不怀疑南非大多数的居民的权利定将受到你这种有能力的人和你所代表的政府的甚至更大的注意。

卡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启发了对正义与和平的新希望。我国很满意地注意到这位总统花费了极大的气力，劝服美国参议院再度禁止从罗得西亚输入铬。因此，加纳希望，此后，通过美国的领导，特别是西方世界将开始对非洲人的愿望和事务，特别是影响到南非的非洲居民的那些愿望和事务，采取更实际和积极的态度。我们在这一点上想起卡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下面的高貴的话：

“因为我们自由我们就决不能漠视其他地方的自由的命运。我们的道德意识主使我们不能不对那些与我们一样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有明显的偏爱。”

我们加纳人把这些话理解成一种宣言，所说的明显的偏爱不可能适用于南非；对南非，如所周知，可加任何罪名，但决不能说它关怀自由命运或尊重个人人权，或两者都有。

南非白种移民和他们的祖先所制造的各种问题的历史，妇孺皆知，在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也已重复多次，我国代表团恕不再给安理会一次关于南非历史的演讲。只要回顾下面的事实就已够了：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和它在南非内外的帮凶，继续不断地对这个国家的土著非洲人，其实也是对所有既非欧洲人后代也非显著白人的人，干了一长串的暴行，其唯一目的就是根据可以把他们的皮白与种族优越的某种天赋权利等量齐观的可耻神话来大量牺牲非白人，使他们的贪心永远得到满足。若不是为了这种贪心和崇尚物质主义，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即使有时候为了达到它自己的目的，颁发给非白人一些奖赏，其中之一就是赐给“荣誉白人”这种暧昧的称号，不管后者在经济上的份量和影响怎样大，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正是这种贪得无餍与有意识、有系统地灌输进去的种族主义相结合，才使得南非的政权象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一样，严重地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南非对和平所造成的真正威胁现在变得更严重了，这是因为南非近年来又象希特勒的政权一样，对非洲邻邦推行侵略政策，妄图吓唬它们，使它们屈服于它的支配，接受它那一套的种族主义剥削。由于这种政策，南非军队向新的安哥拉共和国和赞比亚发动攻击，并且继续侵占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此外，大部分是由于南非的鼓励和公开援助，伊恩·史密斯政权才胆敢向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发动攻击。

南非拼命扩充其已经庞大无比的军备的政策只可能是想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制造一种情况，按照该政权的希望，瓦解或压制广大人民继续反抗过时的、不道德的、危险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的决心。幸喜南非土著人民的意志始终坚强不屈，证明了种族隔离没有前途，因此是必然要失败的。

这个问题常常被提起——但是仍值得再提一次——为什么南非在蔑视国际舆论的政策上能始终感到如此安稳？这只能有一个答案。这答案就是它的这种感觉是受到它的非常强大的朋友们的鼓励。这些强大——主要是西方的——国家继续坚持它们在这个国家所作的大量投资和它们眼中所看到的它们的战略利益只有靠象南非

政权压迫它的广大人民，使他们为不足温饱的工资而工作，完全不顾他们的任何人权，更不用谈他们的政治权利的那样一个专制、可恶、种族主义、伤害生命和顽固的政权才能得到保护而不必担心。

假如西方的工业国家面临必须于保护它们在南非的投资与支持被压迫非洲人民通过斗争实现其合法要求二者之间作一选择的情况——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到来，它们势将偏向南非——也就是偏向这个不幸国家的种族主义制度；我国代表团一想到这种情况就不寒而栗。这种发展的后果太可怕了，是文明世界所难于设想的。因此，我国代表要劝告西方立即采取行动，以免自己陷于这种不幸的局面。

加纳代表团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你们很可以想象出来，即对南非的投资就是支持种族主义、压迫、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投资。这种投资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的监护者，面临了二者择一的情况：要不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将来大规模的冲突，就只有不采取行动，使这种冲突必不能免。这就是我们吁请安理会对所有将来在南非的投资加以禁止，并且保证建立机构来监督所有过去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彻底撤出的背后理由。

南非的顽固不妥协的态度也是由于它常常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是南大西洋和印度洋西方战略重点的保护者。这种辩论的前提似乎是南非的任何非洲黑人政府，甚至按照西方的标准不管多民主，也不管多热心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一切原则，都只能看成西方的敌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最恶心的命题。假如这不是明显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

正是主要由于这种盲目的学说之过，西方继续对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援助，从而延长了非洲人民的痛苦和恶梦。我们大家都必须认真地扪心自问的时候到了。多数统治之下的自由与正义才是要在南非争取实现的目标——而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型态。南非土著人民争取多数统治只是为了把他们的自由交给另一个外国的想法太可恶、太欺人、太没有头脑，所以我国代表团甚至不愿去反驳它。假如自由与正义除了武装斗争之外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那么武装斗争就是合法的，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对

任何方面送来的援助都只有欢迎并把它当作是友善的。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朋友在这方面的继续援助，十分感激。我们吁请他们继续提供这种援助。

其他通过人道援助帮助非洲人争取独立和多数统治的朋友却坚持说斗争只可以用和平方式来进行。但是，他们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和平到不致伤及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多数人民的生命。在这些领土，特别是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各种和平转变的道路都尝试走过了。从一九一〇到一九六〇年的沙佩维尔大屠杀到去年的索韦托大屠杀，南非政权对和平方式的斗争只有一套答案。该政权的答复是更多的监禁，更多的放逐，更多的禁令，更多的压迫与镇压和对手无寸铁的人更多的杀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三十一年的讨论和决议同样证明是无效的。难怪乎南非人民的耐心现在到了最低点。一个民族绝不能容许自己，确实也是无权面临了把它大批杀死或永远奴役的顽强努力而仍保持和平。

现在我想告诉安理会据说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内政和新闻部长康尼·马尔德先生的一篇谈话。这篇谈话出现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六日《华盛顿邮报》吉姆·霍格兰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文章题目是“南非在美国援助之下很快就会造原子弹”。既不否认，也不证实所谓美国援助南非发展核子技术，在两年至四年以内即可制造原子弹一说，马尔德先生说：

“让我这样说，假如我们受到攻击，如果牵涉到我们的生存问题的话，那就任何章法都在所不顾了。我们将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不管它是什么”。

他接着颇为直接了当地说：

“确实，我们刚完成我们自己的试验厂，使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而且我们也拥有主要的铀资源”。

人们很可能问，这个可能进攻南非的敌人是谁？是一个非洲国家还是其他的外国？我国代表团很清楚，南非种族主义者意中的攻击只可能来自南非内部，只可

能来自长久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大众。现在我们对迅速扩充军备和发展核子武器背后的用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证明。这些武器是要在必要时用来歼灭土著非洲人的。这是种族主义政权把这些非洲人赶进更容易瞄准的班图斯坦的另一个理由。

和平转变的鼓吹者一向寻找的机会终于到了。这是使用和平手段的最后机会。这种和平手段就在我们的《宪章》第七章内。让这些鼓吹者有勇气和眼光按照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特别是仅仅三个月以前大会第 31/6 号决议中所表示的许多愿望，决定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禁运武器、船货和禁止投资。

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也很感荣幸地再一次提请注意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联合国协联)的青年男女今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阿克拉举行的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已很荣幸地转达给秘书长请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注意；它已经印成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 A/32/62 和 S/12305 号文件。经你的同意，我引述这项决议：

“由于继续不断地得到可靠的报道，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其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阿克拉举行的第一一七届会议中，深深忧虑南非在外部势力的帮助下，已经朝向成为一个有核武装的国家的目标快速迈进。

“执行委员会重申联合会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谴责种族隔离并提请注意南非政府坚持其种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对和平的危害。

“执行委员会进一步重申联合会提请注意一些关于核扩散的危险的决议，并认识到南非政府拥有核武器将导致对世界和平的特别严重的危害。

“鉴于以上的考虑，执行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迫切考虑采取紧急步骤，保证不允许任何国家，多国机构或其他机构或个人对南非或罗得西亚供应任何种类的核武器设备，技术或产品。

“执行委员会指示其代理委员长，其主席和秘书长将这个决议的案文用电报传达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S/PV.1994
15

“执行委员会敬请加纳政府采取步骤，代表联合国协联执行委员会，将这个决议向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及大会下届会议提出，并当作联合国文件分发。”
(S/12305)。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安理会若不通过决议就不应该结束辩论。不通过决议必然会被认为是不流更多的血，不受更多的苦安理会就不愿意将南非问题解决的证据；那就分明是要武装斗争更加激烈，不但在南非而且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都不必要地牺牲人命。安理会若不通过强有力的决议支持彻底的制裁，特别包括禁止在南非投资和对它供应武器的彻底强制性的措施，将会残酷无情地招来种族战争，忍心给非洲的和平，可能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历史是永远不会原谅这种麻木不仁的。

主席：谢谢加纳代表向我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卡西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当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热烈祝贺。其次，我要谢谢你及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准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看到阁下你主持这项重要的辩论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你在自己本国境内为人权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得到肯尼亚人民，事实上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赞美。当我们现在讨论政治权利和人权在南部非洲受到如此毫无顾忌地侵害的问题之际，正好是由你来担任主席，真是恰当极了。

南非的局势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多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那个严重局势，但安理会仍然无法找到一个最后解决的方法。这个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朋友和支持者继续抗拒全世界反对该政权的舆论。

过去三十一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每年通过了许多决议，都要求该南非政权放弃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都已看清，该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国际上的呼吁，继续无情地镇压南非黑人和反对种族隔离的人。

今天，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年代里，我们亲眼看见人类所面对的一个最应受到谴责的恶行。种族隔离政策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从未见到过的一种最嚣张露骨的侵害人权行径和一个种族暴政制度。

十七年前沙佩维尔的野蛮屠杀事件提醒我们，南非是决心要用武力和警察暴力来执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南非的那次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受到本机构的谴责，但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谴责并不足以改变该种族主义政权不再犯下这种滔天罪行。那时我们警告过，除非南非的罪行受到惩罚，否则它将更加放肆，继续对无辜的非洲人无休无止地犯下更多的暴行。沃斯特政权的辩护者很快就来为它辩护。他们告诉我们，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并且无论怎样，它都是为了保障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行动。

没有一个脑筋清楚的人敢说，南非自那次屠杀事件以来所进行的残暴的警察杀人行为，都是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步骤。这种行动是有系统的警察暴行，旨在强迫黑人接受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蛮横残暴的镇压终于导致了去年六月十六日发生在索韦托的一连串屠杀无辜人民的事件。索韦托，开普敦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是南非的非白人一方所表现的英勇行为。示威者不是该种族主义政权所企图使全世界相信的暴动者。最近在索韦托、开普敦及南非其他地区所发生的群众起义，是人民为反抗压迫、镇压，反抗继续的剥削，反抗对他们基本人权和尊严的剥夺，所产生的自发的反应。争取自由的战争已经来到阿扎尼亚。沃斯特及其同伙必须认清阿扎尼亚终将得到自由。再多的对黑人和非白人的残暴谋杀、压制和监禁，也不会使阿扎尼亚自由之钟的时针倒走。

伪装成沃斯特所谓“分别发展”的种族隔离制度是该政权所想出来的一个最大骗局。这就是为黑人建立所谓的班图斯坦，或“本土”。黑人被迫迁入这些所谓的本土，它们都是一些在经济上不能自立而且互不相连的空旷地块。这些所谓的本土都散布在所谓的白人区域之间。这种手法的欺骗性在于使得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七的白人拥有法律为他们保留的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非白人人口却要分摊剩下的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土地。

有谁能够想象这种“本土”会不论其形状大小而成为欣欣向荣的独立国家吗？它们大部分都是没有人要的土地——垦荒时期的白人农民和矿工所不要的土地——几乎没有一点工业。而且，南非的非洲人几乎有一半不是住在这些所谓的本土里面。根据班图斯坦制度，如果这个制度会被接受的话，超过半数的南非黑人将必然地沦为住在自己国家里的无国籍人民。有那一个人能够接受这种说是在南非境内创建“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建议？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拒斥南非的班图斯坦政策，同时要求本组织各会员国不要承认这种“独立的”国家。真正可笑可恨的是，本组织竟有一些会员国不能支持这项要求不承认所谓的本土的决议。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伸展到纳米比亚境内。该政权违背联

合国和国际舆论，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占领和殖民。这种局势是不能容忍的。这种非法的占领、这种设立恐怖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作为，不仅是侵害基本人权，并且也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光是谴责这种非法占领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谴责它好多次了。现在需要作的是采取积极行动，驱逐和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据。必须采取经济和其他制裁等有效手段来强迫南非遵守国际社会的这些决定。我们请求所有国家，把人类尊严的利益置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之上，只要那个政权继续以表现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行为来反抗联合国，那么就割断它们与南非的经济联系。

南非的内部问题不只限于自己境内；那个政权好几次企图把它的侵略政策扩张到独立的非洲各国领土。紧接着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在非洲崩溃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马上迫不及待地把它的军队派到安哥拉去建立它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阻止独立的安哥拉国巩固政权。去年，我们在安理会上听取了这个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所犯的证据充足的侵略罪行。同一年里，也在这个理事会上，我们听取了莱索托政府的控诉，当时南非政权关闭了它与莱索托的边界，明显的意图是要迫使那个国家承认南非的班图斯坦政策。这些侵略行为使我们深信，南非为了永久执行其本国境内的种族主义政策，是不惜要把战争带到其邻近的独立国家中去，因为它们都是强烈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南非政权最近的军事扩张正好反映出它在南部非洲的侵略政策。其军事预算的增加正是为了保障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安全。那个政权的行动并无要去寻找和平转变的可能方法的迹象。相反的，它已蓄意生活在一个武装营地之内，为了保持既得地位而准备从事军事侵略，完全不顾人员和经济上的代价。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世界大家庭敦促，集体地说服或强迫南非面对不可避免的现实。人民的“意志”强过枪炮，到头来，胜利的必然是人民的意志。这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

南非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差不多完全——如果不是全部——依赖于某些西方国家。

南非借着得自某些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得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它觉得可以无所顾虑地违抗联合国的任何决议。只要本组织的会员国，特别是那些西方国家，继续以武器供应南非，并在该国贸易和投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服那个种族主义政权改变它的种族政策。

尽管联合国多次吁请所有会员国切断它们与南非的经济联系，但是极为令人痛惜的是，某些西方国家与南非之间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增加。迹象显示，大量的外国资本以长期贷款给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方式流入南非。南非政府肯定地正以这种贸易和外国贷款的扩增来获取更多的军备。这种经济交易直接而具体地帮助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持续。在本组织内某些有势力的会员国对南非政权的经济成长和军事力量作了这么多贡献的情形下，我们本组织的会员国又怎么能够迫使南非政权放弃它的残暴政策呢？我们不能只是为了短期的经济收获而牺牲掉对人类尊严和人权原则的尊重。这些国家应该遵守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崇高理想。因此，本组织内不应有任一国家与一个在其法律制度内立法来奴役其大多数人民的国家进行贸易。

人们不能指责我国代表团，也不能指责非洲以及整个不结盟国家集团，说它们没有尝试过探寻在南部非洲达成和平政治解决的所有途径。《卢萨卡宣言》和《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这两个宣言本身就是最好的明证，但它们都受到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毫无顾忌的践踏。既已用尽了一切达成解决的途径，我国代表团现在除了要求安理会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确保所有国家完全停止向南非供应武器、弹药、军事车辆和备件及任何其他军事装备以外，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可行。应当记得，这项立场早在去年大会第31/6 D号决议中就已通过，该项决议并向安全理事会递送了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南非强制禁运武器不是一项激烈的建议。它对那些一贯主张和平解决的代表团不应造成任何问题。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是安全理事会为解决过去三十一年来一直困扰本理事会及联合国的这一个问题的最低限度能做的事。

我国代表团要向那些过去一直否决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的国家呼吁，请它们不要再用否决权来保护该种族隔离政权。这是大会向法国、美国及联合王国的政府所作的呼吁。经过了三十一年的向该种族主义政权的呼吁，安理会被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找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此外，安理会还应采取措施，制止外国向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作的投资或贷款。我们都应认清，该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是仰赖于那些与它贸易及与它维持贸易关系的国家。这些与南非维持经济关系的国家必须认清，它们这样做是直接帮助南非把它的恐怖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长久保持下去。

主席： 谢谢肯尼亚代表对我的夸奖。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蒙古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彭察格诺罗夫先生（蒙古）：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机会就目前正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的有关南非的项目发言。 我也要祝贺你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并在本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位。

蒙古代表团愿意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本人、罗马尼亚的友好人民和政府，以及伊朗代表表示深切的同情，因为最近发生的地震，造成人命和物资方面巨大的损失。

在非洲国家的倡议下，安全理事会再度讨论南非的局势，又一次证明了这个三十多年来等待解决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办法，造成这个地区的爆炸性局势，与当前国际局势形成强烈的对比，因为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日益扩展加深。

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违反了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也藐视安理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和决定，如今已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根源，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

众所周知，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少数白人对绝大多数土著居民推行的一种暴力制度，土著居民被剥夺了大部分祖传的土地、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忍受着压迫和剥削，这种基本制度已被奉为国家的政策，即残暴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种局势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完全格格不入，全世界各国，不论地理位置如何，都对这种局势的后果深切关注。 事情的发展已经证明消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问题不仅涉及当地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的利益，也成为全世界各国和一切友好人民所关切的事。 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已经成为这样普遍的国际性运动，绝非偶然。

蒙古代表团就是根据这种形势，特别重视努力把将近二千万非洲人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十分明显的是，如果南非问题获得公正的解决，

就能消除毒害国际政治气氛的根源之一，大大地促进非洲稳定和平的建立，并彻头彻尾地消除地球上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大变动，都导致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非洲的残余据点。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南部非洲新的、进步的国家的建立，就是这种趋势的证明。然而，种族主义者正千方百计图谋保存他们的统治地位，企图用镇压手段来制止南部非洲日益激烈的解放斗争。

我们都知道，去年南非种族主义者又一次血腥地镇压和平示威抗议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法的索韦托学童。一九七六年六月，安全理事会举行一系列的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施加暴力，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无视联合国的行动和世界舆论的呼吁。实际上，它更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建立特兰斯凯——本土之一；种族主义者企图用它来分裂非洲各种族，防止它们合成一个反种族隔离者的统一阵线。

除此之外，沃斯特种族主义者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并且在该领土上推行它们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根据二十四国委员会的各项文件所载，纳米比亚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枷锁下受尽折磨，悍然侵害人权、蛮横逮捕和拷打的事件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比勒陀利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少数政权勾结起来，充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前哨。史密斯政权是靠仗南非种族主义者替它撑腰妄图继续控制津巴布韦六百多万非洲人。大家都清楚，南非种族主义始终是靠某些西方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垄断集团提供政治、经济、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苟延残喘。若干西方国家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广泛的勾结，可以说是直接鼓励比勒陀利亚继续执行其政策，推行种族隔离。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垄断集团特别热心替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撑腰，其理由是十分明显，就是为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工，因为开发这些资源可牟取暴利，也为了它们本身的军事和战略目的。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力量急剧增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令人确实感到惊恐。某些西方国家运送武器，使南非种族主义者拥有配备精良的军队和警察部队，用它们来镇压南非和南非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除此之外，种族主义者正威胁着邻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主权，而且经常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发动侵略行为。

蒙古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这些西方国家停止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

对贝宁的攻击，谋杀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的卑鄙行为，以及其他令人痛心的事件，都提醒非洲和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保持警惕。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认为应该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采取更坚决有效的国际措施，来对付这些种族主义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南非局势所抱持的立场已多次在正式文件和发言中表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目前正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自由、独立发展的非洲人民，并且要求终止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让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将权力毫无保留地移交给津巴布韦人民。我们表示同反抗种族隔离的人团结一致，确认南非土著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合法的斗争。

我国本着帮助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政策，一向都是而且将继续竭尽所能地向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的援助。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最先签署和批准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所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蒙古的这种政策是从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产生出来的，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毫不存在，凡是否定民族和种族平等、或煽动种族仇恨的行为，都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处分。

最后，我希望安全理事会举行这一系列会议后达成的决定，成为消除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的重要步骤。

主席： 我谢谢蒙古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 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坐发言。

拉哈勃先生（阿尔及利亚）： 主席先生，在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以前，我要表示我个人非常满意看到你在安全理事会正要讨论南部非洲的情况时担任主席。 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欢迎你参加联合国外交大家庭。 你的人还没到，声誉已先到，说你是富有善意、想象力和行动力，没有偏见，在谴责以前先求了解，在判断以前求证，服从理性，而不服从霸权。 我要向你保证，在这一方面你不但将获得我国代表团衷心的同情和合作，还会看到我们和你一样强烈地希望，根据互敬、互信，以及愿意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以及在差异后面寻求我们民族间以及整个世界上更大的和谐因素来缩短我们之间的差异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来从事诚恳而建设性的对话。

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的主题，南非问题，事实上包括安理会和大会曾有很多机会讨论，也作出了不少决定的许多问题。 然而有一件事情很清楚。 我们认为种族隔离问题，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坚持、和恶果、以及倡导这个制度的人们为了维持这个制度不能不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个问题构成了南部非洲情况的关键问题，决定了南部非洲情况的整个演变。

如果我们记得国际社会向来一致谴责种族隔离，种族隔离问题无论怎么说应该是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之一。 我还要说，目的在铲除这种政权的行动应该毫无疑问地受到全世界空前的支持的。 因为几乎全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都很清楚，而且一向不放过任何机会表明它敌视这个和我们文明最基本的观念冲突得这么厉害的种族歧视制度。

在这个种族众多的人类社会里，在我们的这个日渐缩小的世界上，大家都一定很清楚，象种族隔离这种制度的存在和持续，代表着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 我

们认为最危险莫过于只承认种族隔离确属一种不道德不人道的制度，但又认为它是地理上局限于一处的一种现象，对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任何直接影响。种族隔离问题不仅是一个人或社会伦理的问题，也不仅是对人身的尊重问题而已。这是远超过严格的道德和人权范围的问题，虽然最显著的是社会的一面，其当前的和长期的政治影响却代表一种不只对非洲而且确实也对全世界的危险。

因此，种族隔离问题决不能被视为完全在南非的内政范围以内。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显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上并没有什么争论。

比勒陀利亚种族歧视政权感觉到，不仅在其直接边界四周，而且在全世界，都有这么深的敌对感环绕。它也知道，被它透过种族歧视和漠视人权的政策加以剥削的非洲人民，永远不肯俯首低头地接受这种情况的。尽管南非采取大家熟习的惨无人道的警察压迫，它从未能完全打击非洲人民不断的反抗。事实上，这种反抗一年一年加强，终于发展成为有醒觉、有组织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革命运动。比勒陀利亚政权也明白，在它和南非黑人的斗争中，其他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将会继续全力而有效地支持这些以恢复非洲和非洲人民的尊严和自由为其最终目标的南非黑人。

因此，我们不应该觉得惊讶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歧视领导人企图控制它领土周围的地区，以便建立一个利于自己安全的安全带。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问题也就因此与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说得更清楚些，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领土正代表着为比勒陀利亚保卫种族隔离政权的外防线。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和在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革命运动的开始，把南部非洲的情况推到国际关系的最前面了。国际社会最近对寻求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重新表示的兴趣，也许正足以证明南部非洲的情况终于受到正视，被认为是对该地区和平的一种威胁。我们曾竟有机会赞扬在当时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曾强调这些行动的价值，并指出我们只应拿这些行动的结果来评价。如果我们希望这些最初的行动能继续下去，并且导致可使非洲大多数人民的理想实现的解决，

我们当然应该全心全意支持它。

但是，把这一点说得够清楚以后，我们有义务在这儿一再声明我们深信，如果不直接处理种族隔离问题，就绝对不能企图解决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而且我们认为，下面的想法迹近幻想。以为不直接给那个种族隔离政权某些保证如果以我们同比勒陀利亚的代表联合起来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而不直接对种族隔离政权提供某些保证，那简直是在作梦。至于是有意或是无意地直接提供保证，那倒是另外一回事。问题还不仅是保证，因为这危机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存亡本身的最大关头，怎能期待比勒陀利亚的代表会在寻找这个危机的解决办法上诚恳合作呢？

我深信可以原谅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无法明白西方大国对南部非洲情况所抱态度，我们难以了解一些表露无遗的明显矛盾的真正理由。它们为什么一面对南非政策公开严厉指责，一面又借它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关系而个别地或集体地表示某种态度。

我们知道南非和某些西方国家之间有很重要的经济联系。我们也知道南非继续获得援助，以加强其军备，甚至取得核武器，我们也很清楚，那些追求经济和物质利益的人平常都不太在乎理想主义的或人道慈善这方面的考虑的。他们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来往的唯一目的是在保证他们的利益和满足他们的贪婪。

所以当我们今天呼吁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并核对他的计算时，我们丝毫不不能激发他们的感情或引起他们对非洲人的同情——这种同情最后总会有，但是很晚才会有。

我们只请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上表现一点远见和明智，从而保证他们可能期待的利益。因为他们片刻也不应该怀疑南部非洲的将来属于非洲人自己。种族隔离政权是注定了迟早必然要消灭的。那些有经济利害关系的人，现在依赖种族隔离政权，实际上在为目前的小利益，牺牲将来远为长久的安稳利益的。

从战略上讲，某些西方国家并不企图隐瞒他们极力要阻止在南部非洲国家对西

方政策一般地抱敌对态度的运动和政府抬头的意愿。大家都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自称它是基督教文明和西方世界在非洲南端的代表和拥护者。请原谅我们说这种态度多么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件事表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归根结底，为什么它们老是一定要这样尽力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分成西方国家的朋友和敌人？难道它们不明白，纳米比亚、罗得西亚、或南非的非洲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自己的解放，他们自己的尊严，他们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认识的恢复，还不明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甘愿接受任何来源的任何援助。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成为亲西方或反西方才要自由；他们争取自由的至上目的是要成为他们自己，成为非洲人，成为人。

非洲国家又一次来到安全理事会，要求安理会负起它的责任，来处理它过去不断谴责过的危险局势——这个在非洲国家的眼光看来对世界和平构成非常重大威胁的局势。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一样，我们也是较喜欢和平解决而不喜欢暴力。我们知道忍耐的美德，我们甚至明白由于我们物质上的弱点，我们更有理由采取劝告的方法，而不要用威胁或痛骂的方法。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听够了这些要听从理性，甚至要顺从的呼吁。可是理性在那儿？是不是要驯服地接受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能接受的情况？我们的智慧——也许是事实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智慧，有没有改变事实？实际——为什么不干脆说上，难道不是因为有新的暴动、新的屠杀，新的牺牲者，还有出来——对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可能会危害战略地位或原料供给来源所怀的恐惧，这一切使得采取行动的必要终于显得很清楚？甚至不采取干脆利落治根的行动，却仍继续企图采用“便宜的”方法，企图保存一切可能从老制度保存下来的一切利益，因此也就把本来可以成为文明人类兄弟的感情和我们这个组织伟大理想的胜利，变成一连串毫无止境的、没有尊严大概也不荣誉的交易。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我们已经说过，包括解决由于这个制度而引起的或是由这个制度直接产生的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和津巴布韦问题。只有针对

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权采取行动，我们才能开始走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大道。不管怎样，这个斗争，这个首先是非洲人的斗争，已经不再是纯粹属于非洲人的斗争了。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斗争。这个斗争代表一种考验，考验我们这个组织是不是仍然有忠于它的职责、担负起它的任务的意志。这个斗争同时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明白—考验一切政府，无论它们的倾向如何，无论他们的责任大小如何，同时也能够衡量各国政府的诚恳的程度以及它们实践它们的诺言和使它们言行一致的决心的标准。

主席： 我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扎伊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翁巴—迪—吕泰特先生(扎伊尔)：由于这是我在三月份在安全理事会的头一次发言，请容许我也和先前的各位发言人一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由于我们所无法控制的理由，尽管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也无法亲自来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你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这个重要而又棘手的职位。因此，请容许我趁这个机会向你表达我们的祝贺和最好的祝愿。

我们或许可感觉到——我相信应该能感觉到——在你主持下对这一个棘手的问题进行辩论，在时机上真是再好也不过的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代表了某种形象，某种希望。事实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熟悉你为了维护人类尊严的正义事业而挺身担任忠诚积极斗士的事迹。我们全都知道你对人权、平等和人类尊严问题的经常关注。

因此，你不仅在美国的人权史上留下了你的功绩，而且你也一直关心到我们仍然在可耻的奴役中生活的非洲兄弟们的问题。

先前担任国会议员时，你曾经常去到非洲参加非洲美学会的会议，他们所讨论的重点，往往也就是这类问题。

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在金沙萨的会议上，当我主持其中某些会议时，我对你敏锐的洞察力和追求正义的热情，以及你的理想主义——不是年轻人所有的典型的盲目热情或理想，而是能表显崇高精神的热情和理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记得，去年年底，你到了处在南非狮子穴边缘的莱索托。还有谁比你表现更大的关心？

最后，在今年年初，当你刚刚担任现职时，你又到非洲，同一些非洲国家的首脑们就南部非洲的问题举行了工作会议。

因此，你不仅熟悉南部非洲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还知道我们的愿望，所以你的信念当然是有坚实的根据的。

主席先生，我相信你会原谅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介绍你个人，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指出你带来了何等样的希望，以及，你的任务是如何的棘手，虽然所有的非洲人——不单是所有的非洲人，而且是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都对这一问题有着共同的立场。我们毫不怀疑你和你所代表的新政府都将不负我们的期望。

有些人可能会奇怪，当我国人民和我正在哀伤悼念的时候，当我国人民正在护理创伤的时候，我还能在安理会中谈得那么高兴。我应当为我国所受到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凄凉景象而流泪。这次侵略是专事贩卖思想意识、冒充现代十字军的雇佣兵、装扮成解放者的狡滑凶狠分子所发动的；谁武装了杀人犯，他自己就是个杀人犯，而且实际上是最要不得的杀人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一个偷偷地进行勾当的罪犯，他不会露出他的真面目。

如果我还是要急切地就这个问题发言，那是因为南部非洲的局势不是可以令人保持沉默或是冷漠处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太过重要了，也太过严重了。

在参加辩论时，我也要在这种决定性的时刻表示我国人民内心对尊严和自尊受到损害的阿扎尼亚人民大众的亲近和团结，因为即使我们的迫害者来自不同的阵营，他们基本上是一丘之貉，同样都是怪诞不羁，无所不为和目无法纪的人。

安全理事会目前所讨论的南非问题，甚至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个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大会、甚至在各特别机构中已讨论了不知有多少次？然而，问题仍然照样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连同中东问题，南部非洲问题是本组织所曾处理的两个最棘手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连一点解决的迹象都没有，使人对联合国的威信不得不有所怀疑，有些人甚至问，——虽说是不怀好意的——联合国到底是否有用。他们可能忘了，到头来，联合国的价值也就是每一个会员国的价值：如果会员国都不能实事求是，不够真诚，那么我们对本组织也就不能期望太高。

然而，大会在去年年底曾花了几天功夫在全体会议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决议。可是从那以后，南非问题是不是开始得到解决了呢？一点也没有：相反的，必须注意到南非比以前更加傲慢，竟然敢以罗得西亚的保护者自居。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到底是否真有用处。人们也许还会问，所通过的决议到底是否将会以任何方式去执行。尽管如此，但我相信这场辩论仍然是重要的，因为联合国的力量同其他类型的力量不同，它并不凭借受雇的雇佣兵或刺客；联合国也没有原子弹或任何其他这一类的武器。

然而，联合国至少有的是良心，并确信自己的立场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全世界的良心，正如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大使刚才所指出，全世界的良心强烈地谴责南非。

但是，我认为过去这些年来所缺少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团结和一致：因为安理会中某些较重要的理事国不愿严正地谴责南非政权和执行足可削弱和孤立该政权的制裁，结果只有助长了该政权的顽固、傲慢和轻蔑。

因此，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是时候，不再容许南非受到任何保护，使它可以无限期地推行它的不正当的罪恶政策。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受到卡特总统经常表示的意向所鼓舞，他已显示有决心为保卫人类尊严和人权而采取坚定的道义立场。

试问，有人能指出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国家象南非那样地无视和侵犯人权和人类尊严吗？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人会强调说，安全理事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足可答复我们的问题，就是这种保卫人类尊严的道义立场到底是适用于整个世界，还是不过是一个有选择性的政策，也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呢？因为将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议将可达到孤立南非和保护南非黑人尊严的目的。必须让沃斯特和他的一小撮党羽感觉到他们的政权受到全世界的排斥。南非之所以能够推行它的无耻政策，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它

得到了高度精密的武器，可以有力地对抗联合国，更有力地威胁和攻击非洲各独立国家，和压迫它自己的黑人公民。它从各种来源得到金钱来促进剥削黑人多数的少数人的繁荣。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由安全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这些决议草案。这些决议将由非洲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提出。执行这些决议的结果将必然是完全孤立野蛮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对南非实施全面的经济、财政、石油和军事禁运。

但是，光是谴责南非是不够的。这算不了什么，也太过方便了。南非在这里毕竟是连代表也没有。最低限度的忠诚需要我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并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我们当中某些人——不一定就是立刻可以联想到那些人——不是因为不尊重在经过往往是大声叫嚷的辩论后所通过的决议，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下了鼓励南非的罪嫌吗？如果只是听我们的话语，谁都会认为我们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但是有多少次我们曾谴责同南非合作或贸易的某些国家呢？我们所得到的答复是愤怒的呼叫，和“我们同南非没有任何接触”的声明。我认为我们应当谴责这种两面政策，我们也必须痛斥那种常见的提出似是而非的论点的手法，就是说“我们政府官方同南非没有任何接触，但是私营公司基于自由原则可以不受谴责”。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而且实际上也是非常要不得的论点。举例来说，许多在这里有代表出席的国家对麻醉药品有严格的立法，如药品贩子知道贩卖药品是非法活动，为这些贩子筹措资金的人都可被视为同谋犯，并可因而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也应当通过决议，请各国颁布立法，不仅禁止销售武器给南非，而且禁止向南非转移资本，因为如果明知借给南非的钱是用来无限期地维持种族隔离制度，那么其罪恶的程度就甚至比为贩卖麻醉药品筹供资金还要大。

南非不仅是确认平等权利的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国，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在伦敦签字的《同盟国间宣言》的签署国，这个《宣言》一般都认为是导致创立联合国的第一个行动。《宣言》特别肯定，持久和平的唯一坚实基础是自由人民——我强调“自由人民”——在消除了侵略威胁而所有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又

能获得保障——我强调这一点——的世界中的自发性的合作。 我们不可避免地发现南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完全背离了这项承诺，那就是说南非的领袖们是无可原谅，也无可宽恕的。 当然更不能鼓励他们进行罪恶的勾当。

主席先生，我对你当主席是很信得过的。 我对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也有信心，我希望将要在这里提出的一些决议会获得全体一致通过——而且还不只是通过。 我希望这些决议将由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去执行。 决议不仅应提到政治和军事禁运，而且也必须设法导致在南非恢复人类尊严和多数人权利，并提到纳米比亚的独立。

主席： 谢谢扎伊尔代表对我的称赞。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印度尼西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尔邦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祝贺你就任为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怀有希望，认为在一位以献身于促进种族正义和人类幸福而闻名的外交家的领导下，安理会在处理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之类的严重问题方面，会有进展。

同时，我也愿借这个机会谢谢各理事国代表邀请我国代表团来参加这一辩论，从而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整个南部非洲的情况 特别是南非的情况，不论对于当地居民还是对于国际社会各成员来说，都已经到了紧急阶段。 从印度代表团当初在联合国首次提出种族歧视问题以来已经三十一年了。 自从那项最早的努力以来，国际社会曾经一再明确表示，不论以何种形式实行种族歧视都是违反公认的国际行为标准的。

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来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尽管有许多其他的国际努力也向南非政府进行说服的工作，但是南非政府仍然坚持执行那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把南非大多数人民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南非这种麻木不仁的冷酷态度使得无数人民世世代代遭受非人的待遇。

南非这种政策拆散了夫妻，拆散了父母子女，并且使得南非黑人在他们自己的出生地，在多少世纪以来就是他们祖先的家乡里，反被当作入侵者来看待。 总而言之，这种政策彻底剥夺了南非黑人的基本人权。

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一个曾经在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折磨下度过了三又二分之一世纪的民族，印尼人民深深同情南非人民身受的苦难。 我们认为，对南非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尊严的侵害，构成了对人类权利和尊严的威胁。 因此，全世界都

应该对此一行为表示抗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是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南非人民的要求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只要求享有自由，不受压迫和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 他们只要求活得象个人，要求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基本权利，全世界已公认这项权利是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也是创立本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

然而，南非政权一贯坚持其压迫政策，并且执意拒绝黑人多数的合理要求。不断增加的反抗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 不过，这些镇压手段并没有把南非黑人吓倒。 去年在索韦托的动乱即在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之中点燃了一连串的示威行动，并且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从那时起，力量已有增长且散布全国各处。 每个星期都有新名字出现在烈士名单上，这些烈士有的是被警察杀的，有的是在拘留期间死的。 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成百的人被逮捕而且被判处长期徒刑。

尽管南非内部反抗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策的迹象越来越多，该政权还是继续在南非执行其种族隔离的计划。 在南非全国各处建立班图斯坦制度是其政策的要旨，这在大会第31/6A号决议中曾再次受到谴责。 特兰斯凯是第一个全然人为的所谓“本土”，国际社会的成员都认为不应该承认特兰斯凯的独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南非完全是因为从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那儿得到了大量经济援助才能够继续实行其镇压和暴力政策的。 尽管在这些国家之中有不少国家公开地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不过还是继续和南非进行贸易，为南非那可憎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毛里求斯大使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代表的身份发言，向安理会提供了有关过去二十年间，南非在贸易方面的增长情形；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进展以及，特别是军事设施方面的增长。 据他指出，在不到二十年之内，南非的军事费用已

经增加了三十倍。

这些大量的贸易和投资使得南非白人的经济大为富裕，同时，处在种族隔离主义下的黑人多数可是得不到什么好处。事实上，经济进展相当需要依靠着对外贸易和各项投资。基于这一考虑，我国代表团愿再度借此机会请求南非的贸易伙伴们能够运用其影响力来改变南非的政策。我们确实认为这些国家对于全人类负有特殊义务，那就是，它们应该尽力劝南非政府答应黑人多数所提出的各项正义要求。

谈到这儿，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只要十或十五个人的人权遭到了侵害，就能掀起一场国际性的强烈抗议，而在南非有2,000万黑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害和更为不人道的压迫，可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贸易伙伴们反倒视若无睹呢？这是因为受害者是黑皮肤的关系吗？还是因为镇压者和在国外的支持者的皮肤颜色相同的缘故呢？为什么很难做到对于一切民族，不分血统、肤色或信仰，都使用同样的标准呢？不管原因何在，国际社会可是再也不能接受在关系到南非黑人多数的基本人权时使用这样一种可憎的双重标准了。

我国代表团认为，很重要的是认识下述两点：发生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情况是和南非的情况分不开的；产生这些情况的根源是那同样的一套曾经孕育出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就是由于比勒陀利亚的援助和支持，才使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做法有可能在南罗得西亚永久存在，使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正是南非种族主义思想和经济利益关系。

南非施加于当地黑人的暴行和大规模镇压也已经扩展到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了。基于这项认识，大会在其2145(XXI)号决议中撤消了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决定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对该领土的管理。尽管这决议的合法性已由安全理事会多次重申，又由国际法院在其一九七一年的咨询意见中重申，而南非却从不遵守这决议的规定，南非坚决拒绝撤离该领土，并且继续在该地实行其

镇压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

多年来，这些政策包括对于自由战士和民权领袖的任意逮捕，囚禁和处以合法而不公正的死刑，这些自由战士和民权领袖象征着纳米比亚人民的真切的期求。甚至妇女和小孩也都遭到囚禁和虐待。这个非法占领政权也设法将其班图斯制度强加于该领土，企图分化该地人民和土地，从而运用过去殖民主义的手法来巩固其非法统治。近来，该政权借召开一个虚伪的“立宪会议”来谋求达到这个目标，召开这个“立宪会议”是为了可以官样文章式地通过该占领政权的各项决定。

南非政权的罪行清单已经在这个会议室里重复了这么多次，我们都能背得出来了，所以每次讨论种族隔离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问题之后，我们都感到厌倦不堪。我无意让这场折磨再延长下去，但必须一提的是，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已在纳米比亚设立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南非在其已有驻军的纳米比亚又增加了大批的援军。这批军队备有最新式的战争武器，还有地堡和飞机库的设置。南非在纳米比亚北部设置了一个无人地带，把上千的无辜人民逐出家园，借此切断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的援助来源，从而加强了南非非法政权对于该领土的控制。此外，这批军队还侵略了那些爱好和平的邻国。任何公正客观的旁观者都会断言，南非进行这些活动是为了要向手无寸铁的纳米比亚黑人准备作战；而纳米比亚的黑人已经由国际社会的成员公认乃是该领土的合法拥有者，至少在联合国的演讲和文件中已经这样公认了。

津巴布韦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自从一九六五年非法地片面宣布独立以来，尽管有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史密斯政权却一直在苟延残喘，这主要是因为有了南非政府对它提供的必要援助。津巴布韦军备方面的一切主要进口和大部分出口都要通过南非。有时候南非派遣军事人员去支援史密斯政权的镇压政策。此外，南非政府人员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里出言威胁，说，一旦津巴布韦的

自由战士占了上风，南非就要着手干预罗得西亚的情势。最近的报告明白指出，这项可能正在与日俱增，因为自由战士的进袭正向着该领土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发展。史密斯政权对爱好和平的邻国的领土和人民发动的攻击，也是在南非的支援之下进行的。这些行动归结起来，对于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来说，形成了一项额外的、独特且不断增加的威胁；这直接导源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行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因此，就象许多发言人所指出的，安理会在这个紧要关头所面临的问题是远比种族隔离制度本身要广泛得多的。

如果国际社会方面对于这些威胁不采取行动，就必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最起码，在黑人多数与其压迫者之间就会发生一场长时期的持久战。我们已经从津巴布韦人民那儿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开始。如果这类冲突在三个国家内都发展为全面冲突，那么，人类将要遭受的苦难和杀戮必然是不堪设想的。然而，更为惊人的局面是，南非打了败仗，就可能不顾一切地使用现代战争中最恐怖的武器，这会有什么后果，简直是无法想象了。因此，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来制止这个危机爆发，因为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强制性经济制裁。我们已经注意到南非的经济是经不起这些措施的打击的。不过，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坚决拒绝遵守国际社会的各项决定，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极力敦促安理会采取上述行动，作为对于该政权的执意违抗行为的一项适当反应。此外，我们也敦促安理会各成员慎重考虑对于南非实行武器禁运，以此作为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制止当地的暴行和屠杀事件日增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波及南非的一些爱好和平的邻国了。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一项危机的发生，这一危机具有潜力，可能演变成一场熊熊烈火，蔓延到非洲以外的地方。唯有采取决断的行动，才能防止这场灾难发生。

至于印度尼西亚政府这一方面，则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为南非斗争中的人民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在此我愿引用在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日那天，印尼总统苏哈托致秘书长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电文中的一段话：

“我以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我本人的名义，在此重申我们对于自由和种族平等原则的历史性承诺，同时也表示我们决心在彻底从地球上铲除这一双重罪恶的遗毒之前，继续支持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

主席： 谢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